



周博涵在演奏钢琴

/家属供图

晨报记者 何雅君

近日,随着《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来自星星”的周博涵在大连完成了又一场“星星相约音乐会”演出。

走出上海音乐学院校园,成为一名社会人,25岁的周博涵几乎每月都有演出任务。坐在镁光灯聚焦的钢琴前,奏出动人旋律,这是他广为人知的光鲜一面。

而在“斜杠青年”日渐普及的当下,生活中的周博涵还有“接地气”的另一面。演出结束,他又回到上海,在安远路上的方壇文化空间继续做兼职咖啡师。

疫情之下,特殊人群的求职道路更不易。但周博涵幸运地得到了就业支持。对于成年孤独症患者来说,找到一份工作,不仅能探索自食其力的可能性,也是他们融入社会的重要尝试,帮助建立生活的信心。

8月2日,周博涵还参加了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发起的“酷暑送清凉”活动,在方壇的窗口引导户外工作者领取清凉包,道一声:“您辛苦了!注意防暑!”

孤独症人群如何就业?“海上钢琴师”获得上岸能力成为兼职咖啡师

“来自星星”的他弹琴、学技拥抱世界

自食其力的“斜杠青年” 在方壇做兼职咖啡师

玉佛寺对面,安远路189号,白色的二层小楼装饰得简洁时尚。绿树掩映下,门口写着“方壇”两个大字。穿着工作服的周博涵站在一楼服务台前,在店长的指引下,为点单的客人制作咖啡。记者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周博涵很快做好了。记者轻啜品尝,味道不错。

夏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店堂,茶座上的客人三三两两,低声交谈。有些熟客知道这个空间的故事,并且乐于分享给新来者,也有一些人存粹来此喝咖啡、看书。

在靠窗的架子上,记者看到一列一字排开的油画作品,其中一幅是今年生肖老虎的头像。而在里侧的书架上,也摆着一些介绍孤独症特点的图书。

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副秘书长朱芯告诉记者,临窗展示的油画是“星星的孩子”创作的。包括周博涵在内,在这里工作的几位兼职咖啡师都是孤独症患者。

工作一阵后,周博涵端着咖啡和甜点走来,在空间一角坐下,享用下午茶。每天下午固定时段品尝下午茶,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之后,他继续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

周博涵的家在徐汇,方壇在普陀,两地相距近十公里。但记忆力超强的周博涵已经背熟了上海所有的地铁线路,知道去方壇上班应该如何换乘,可以独自出行。有几次,父母悄悄跟在后面,看到儿子准确无误地走出13号线江宁路站,拐进方壇大门,心也就放下了。

孤独症患者无法应对突然的变化,比如随机出现、来买咖啡的顾客。因此,工作时,周博涵需要固定的搭档,告诉他明确的任务指令。方壇可以做到这一点。从早上9点上班,到下午4点下班,每个星期四,周博涵都要在这里度过一整天。

上个月,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还在方壇举办了一场“云端音乐会”,主角就是周博涵。他和欧洲巡演时结识的盲女孩玉珍一起,演绎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和《星辰大海》。他弹琴,她唱歌。

曾与廖昌永等大咖同台 几乎每月都有公益演出

周博涵的世界里,原本只有钢琴。周博涵生于1997年。从8岁琴童到25岁的青年演奏者,17年来,周博涵的名字始终和钢琴绑定在一起,在孤独症患者圈有很高的知名度。孤独症的刻板行为特征,使他下意识地重复练习每一首曲目,直至娴熟,严谨地演绎每一个音符。

从普通孤独症患儿到专业钢琴演奏者,启蒙老师汤文蕾的守护引导功不可没。十几年前,在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公益课堂上,8岁的周博涵和大学三年级的汤文蕾初次见面。面对一群无法听指挥的特殊孩童,汤文蕾有点没把握。但随着课程的递进,那个听到音乐、表情有了明显变化的周博涵坚



周博涵在方壇做兼职咖啡师

/晨报记者 陈征

持了下来。

公益课堂结束后,父母带着周博涵赶到汤文蕾家,请她收周博涵为徒。汤文蕾郑重答应,周博涵的钢琴生涯就此开启。

周博涵的母亲鞠洁了解到,不少孤独症患者都在学习古典音乐。有一种说法是,音乐可以直接通过大脑,无需语言,能很快吸引患儿的注意力。“星星的孩子”天性执着,有了潜心沉浸的领域,人生就像开启了新大门,可以沿着门前大道一路走下去。

周博涵拥有超强的记忆力,有些曲子听一遍就能记住谱,手指条件优越,很快在钢琴演奏领域崭露头角。2015年,18岁的周博涵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钢琴专业进修。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他与廖昌永、黄蒙拉等音乐大咖同台演出。他也曾跟随曹鹏指挥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出访英国和意大利巡回演出。

周博涵的父母都学理工科,外公外婆搞石油,与古典音乐几乎不沾边。“以前也就是跟着我父母听过一些古典音乐,没想到儿子走上了这条路。”父亲周良骅激动地说。

如今,周博涵每月都要登台演出,大部分是公益性,有时也能取得一些收入,主要的生活保障仍来自家庭。“光靠钢琴演奏养活自己,普通的音乐学院毕业生都靠教学生获取收入。孤独症患者的沟通能力和心智成熟度无法承担教学任务,所以我的孩子不可能教别人弹琴。”周良骅总结。

光靠弹琴无法融入社会 专业演奏者学制作咖啡

“星星的孩子”也会长大,也需要融入社会,只有钢琴陪伴显然不行。

经典电影里的“海上钢琴师”1900,只能活在自己和钢琴组成的封闭空间里,无法上岸适应陆地。这给了周博涵的父母一个启示:现实生活中,封闭的保护空间终将被打破,周博涵必须具备“上岸”的能力,拥抱更广阔的世界。

周博涵还在上音进修时,父母就有意识地为他报名志愿者活动,比如在徐汇区中心医院的门诊大厅演奏钢琴,为就诊者舒缓情绪。疫情来袭,这项志愿者服务暂停了,周父周母开始思考:离开钢琴,他还能做些什么?

偶然间,周父周母得知了“明日咖啡师”项目招募孤独症患者、开展技能培训的消息。原来,2020年年末,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发起了“点点星意——孤独症人群就业实践”公益项目,旨在为成年的孤独症人群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就业试训及见习岗位,建立公众与孤独症人群的沟通桥梁。

在完成“明日点心师”技能培训后,2021年年中,“明日咖啡师”项目开始招募学员。考虑到全家人都爱喝咖啡,且有“咖啡下午茶”的习惯,母亲为周博涵报了名,然后告诉他:“现在有一个机会,能让你学习咖啡制作技能,将来或许还能自食其力。”

周博涵听懂了,表示愿意学习。在上海市现代食品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他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培训费用由基金会全额资助。

培训中心的娜娜老师发现,这个身材高大的男孩很爱说话,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各种问题,对数字特别敏感,“第一节课教咖啡理论。他会针对老师讲的内容提出自己的问题。第二节开始上实操课,他也很积极,很愿意尝试新的事物。”这位老师说,由于每节课都要学习制作新的饮品,他发现,周博涵的动手能力非常强。“比如我们前期学习了冰美式、热美式,可能因为他很喜欢咖啡,后期每节课,他都要给自己做一杯咖啡。”

当年12月,周博涵通过了培训考核,学会了冰美式、热美式、冰拿铁、康宝兰咖啡、摩卡咖啡、玛奇朵咖啡、焦糖玛奇朵、维也纳咖啡、黄金圈拿铁、黄金圈卡布奇诺咖啡、咖啡拉花等制作技艺。

“周博涵进步挺大,客人点美式咖啡他可以独立制作,打奶泡还需要师傅辅助,也会简单的拉花。到方壇工作后,他知道店里要先换工作服,也会协助做店里的清洁工作,做事认真。”带教老师肖师傅回忆。

像阿甘一样奔跑 也期待社会接纳

希望更多“点点星意”公益项目,助力孤独症人群融入社会

不做无法上岸的“海上钢琴师”,要向勇敢奔跑、创造奇迹的阿甘学习,这是父母对成年周博涵的期许。

疫情之下,求职不易,何况孤独症青年。能在方壇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周博涵的父母很知足。“孤独症患者可以胜任重复性很强的工作而不感觉枯燥。但他们想要走上社会,对社会支持的要求非常高。以周博涵为例,他工作时要有熟悉的、固定的搭档老师,给予他安全感,包容他的情绪变化,引导他应对突发情况,比如客人形形色色的点单要求。方壇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母亲鞠洁说。

今年上海疫情期间,方壇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业。在小餐饮经营受到普遍冲击的当下,方壇为何能坚持下来?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副秘书长朱芯告诉记者,方壇的另一重身份,是爱心人士黄悦的工作室。而周博涵参加的“点点星意——孤独症人群就业实践”公益项目,是黄悦的弟弟黄珏携手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发起的。

“当时的黄珏还是一名高三学生。因为父母都在玉佛禅寺素食食品公司工作,黄珏请父母所在公司支持,为孤独症人群提供学习烘焙的场所和实践岗位。”朱芯介绍。

从事电影工作的黄悦在国外留学时,参与过面向孤独症群体的志愿服务。为了支持公益项目,他把工作室上下两层200多平米的空间打造成兼具咖啡吧、书吧功能的文化空间,自带咖啡制作台和烘焙工作间。从“点点星意”项目结业的13位“明日点心师”和6位“明日咖啡师”就在这里兼职工作,学习融入社会。

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有超1000万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并以每年十几万的速度增长。绝大部分患者家庭都有对专业技能、就业支持的需求,但实际能获得的帮助还很少。像方壇这样的就业空间也非常难得。

为了帮助孤独症人群融入社会,“点点星意”项目还在拓展更多培训内容。今年6月,项目的“明日艺术家”课程恢复线上教学,学员们大都已经从辅读学校毕业或即将毕业,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急需学习一门技能。他们在家跟着老师的指导作画,优秀作品会面向公众展示。采访当天,周博涵所穿的T恤上,就印着学员绘就的老虎头。

“我们希望,更多的公众和单位可以打破偏见、消除障碍、一起参与进来,带着平等心和包容心,支持这群特殊孩子融入社会,有尊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朱芯说。

当然,周博涵的钢琴之路也在继续。8月5日,他将应邀回到从事过志愿服务的徐汇区中心医院,举办一场音乐会,奏响熟悉的乐章。